

人狗情

蒋子丹



9.人狗大战

凭着多年训犬的经验,老于马上意识到一场殊死搏斗迫在眉睫。细虎这种训练不到位的生瓜蛋子狗就是一根筋,它要真是咬定了什么,你就是把它打烂了它也不会松口的。细虎正值身强体壮年龄,又为护食红了眼,老狗黑狼根本不是它的对手,这两只狗一旦开战,黑狼非死必伤。

老于心下着急,又喝不住细虎,只能大声喊叫:黑狼,快跑!令老于更没想到的是,平日里对他言听计从的黑狼,此时完全不听指挥,弓起身子摆开一种决斗的姿态,准备跟细虎决一死战。老于马上明白过来,不是黑狼不怕细虎,它是怕自己一逃跑,细虎会去攻击老于。这个想法让老于感动万分,心里的一个念头随之格外坚定起来,无论如何要保护黑狼不受伤害。正在千钧一发之际,老于看到近旁有间放杂物的小屋门虚掩着,也顾不上多想,一把将黑狼给推进去,自己用身子抵住门扉。也就在同一时刻,他感到右边的小腿肚子上一阵钻心疼痛,细虎尖利无比的牙锋深深咬了进去。

等张不鸣听见后山上的动静,带着纪石凉他们跑过来,看见这人狗大战,正处于你死我活的情境,全都惊呆了。身强体大的细虎叼着瘦小的老于,在地上拖来甩去,就像拖着一只软塌塌的大拖扫,拖把拖到哪里,就在哪里留下一道深红色的血迹,整个山坡一时充满了血腥的气氛。细虎显然是下了决心,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偏心的主人。黑狼呢,一瘸一拐左右奔突,嘴里汪汪大叫,却找不到进攻的机会。等到好几个人一齐努力掰开它的大嘴巴,只见细虎的嘴里扎扎实实叼着老于一块儿肉。再看老于的腿,右边小腿肚子已经凹了下去,透过血肉模糊的伤口,可以看见一根根白花花肌腱,像琴弦似的粘在无遮无掩胫骨上,吓人极了。张不鸣手忙脚乱用拴狗绳紧紧扎住老于的大腿根,以免他失血过多,又差人把老于紧身的棉毛裤腿儿剪下来,免得让血给粘在伤口上。接着他吩咐手下,赶紧把

两只狗分开,严加看守,千万不敢让它们再碰面。然后,张不鸣亲自跟着车,陪老于到区里去治伤。张不鸣守着老于做完了手术,等到第三天中午,才从市区返回看守所。一回来就有人向他报告,前天把黑狼关进办公室后,它就一直不吃不睡不拉不撒,死死赖在老于的办公桌下边,胸口不知道抱着一团什么东西,谁到它跟前去,它就跟谁龇牙咧嘴,连胆子最大的老纪都不敢靠近它了。这个情况太异常了,像黑狼这么一只训练有素的狗,平时对所里人都很友好,按理说,它绝不可能对熟悉的人发威。张不鸣马上去老于的办公室,想亲眼看看黑狼到底怎么了。

两天不见,黑狼已经面目全非,全身本来已经不够光滑的皮毛,此时干脆成了一蓬乱草。看见张不鸣进来,它先是把套拉在胸前的头噌的抬起来,向他身后张望了一下,发现老于并没有如它所愿跟在后边,又马上垂下去,将半张脸埋在胸前那包黑乎乎的东西上,一双糊满了尿屎的眼睛留在外边,大滴大滴的眼泪直往外淌。

张不鸣知道它在为老于的安危担心,赶快对它说:黑狼,老于没事,正在医院养伤呢,很快就会好的。黑狼好像有些怀疑地看了看他,继续悲悲切切地淌着泪一声不吭。张不鸣心里也在纳闷,黑狼怀里抱的那包东西到底是什么?想伸手拽出来看看,又被黑狼用阴沉的低嚯吓住了,它要守护这包东西的决心之大,到了连张不鸣也不能染指的地步。张不鸣知道,黑狼这样高龄的老犬,本来肾脏就很糟糕了,还长着要命的骨瘤,一连两天不吃不喝不排泄,对它来说要多危险有多危险。张不鸣对黑狼完全束手无策,也顾不得老于伤不伤急不急了,赶快打电话去求援。

老于听了,先是非要拔了输液管跑回来处理,被医生坚决拒绝之后,只得建议让修丽回来试试。两三年前修丽被七号仓的犯人押为人质,黑狼冲进去救她出了险境,从此与她多了一层感情。这也是老于那天一看修丽对黑狼的去留不甚关心,立即将她痛斥的起因。

老于推荐修丽的时候,还一本正经说:幸好那天我跟修丽干仗,黑狼没有在场,不然她去了也难是什么结果了。一句话把张不鸣说得笑起来,觉得老于真是把狗神化得可以,逗他说:是呵,要是它在场听见了,怀恨在心,说不定还得把修丽咬得跟你一块儿住院呢。

11.肚子里还有另外一本账

曾翠庭下了飞机,看见来接她的不但有外公外婆,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,那个女人长得实在不好看,刀削脸、黑皮肤,比起外婆年轻的时候差远了。她猜想这一定就是牛金娣了。牛金娣的长相给了曾翠庭很大的信心,原本以为是个狐媚子,没想到不过就是个难看的中年妇女,没啥特别的,要说有啥特别,就是似乎看起来比较娇小也非常活络。她想为了这么个其貌不扬的女人,外公是不会不顾亲情只要她的。那他们的计划就一定能成功。看见曾翠庭,牛金娣也吃了一惊,没想到风度翩翩的徐贵生还有这么难看的一个外孙女,五大三粗,跟个男人一样,很难在她身上找到女性特征。若不是一开口有着跟外形毫不般配的尖细嗓音,她真会把穿着一身仔衣仔裤,剪着短头发,身高至少有一米七五的曾翠庭当成是男人。

出租车来了,徐贵生让曾翠庭坐在前排,而他们三个坐在后排,他坐在当中,牛金娣和黄晓宝各坐一边。曾翠庭坐在前排,心中为外婆愤愤不平。到了家,牛金娣也照例跟了进来。曾翠庭看到牛金娣的眼睛一直在瞟她的行李箱,她反感地白她一眼。“你冬天的衣服没带来吗?”黄晓宝打开她的行李箱,边整理边问。“没有,我冬天的衣服很少,原本就打算来上海买几件的,上海的衣服又便宜又好看,所以就没从家里带衣服来。”“那外婆明天陪你逛街,先去买一件厚毛衣和一件厚滑雪衫,天气预报说今年的春节会特别冷的。然后过几天再好好逛街买几件漂亮的。”黄晓宝说。

还没等曾翠庭举双手赞成,只见牛金娣一个箭步跨了过来,两眼放光,原来是黄晓宝在整理行李箱的时候把礼物拿了出来。牛金娣今天放弃睡懒觉跟着他们去接机,为的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礼物。虽然依然只是一些巧克力、绵羊油和鱼油之类的东西,但她还是不能放过的。

曾翠庭吃惊地看着她边把礼物塞进自己的包里,一边嘴里还在不住说着:“老徐就是这么客气,总让我先挑东西,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”“都是自己人,尽管拿。”徐贵生在一边附和着,“反正我们也要不了那么多,多

了也是送人,还不如送给你呢。”

曾翠庭看着牛金娣的这一系列动作。牛金娣像没看到那样我行我素,末了说了句:“好了,我就要这么点可以了,多了我也用不了。”曾翠庭一看,差不多一半已经去掉了。外公真是老糊涂了,怎么会被这样一个女人给迷住了?外婆也太没用了。她心里想着,脸就拉了下来。徐贵生也感到了这种尴尬,他对牛金娣说:“小牛,你今天懒觉也没睡,跟着忙到现在,你先回家休息去吧。晚上来吃晚饭啊。”此话正中牛金娣下怀,她笑呵呵地说:“是累了啊,那我就不陪你们了,下午我再过来帮你烧菜。翠庭,走了啊。”

看着牛金娣出了门,戒备的神色才从曾翠庭的脸上褪去。像这样跟自家人在一起多好啊,为什么要有个外人加进来。“外公外婆,后天周末,你让大舅舅一家,还有小舅妈他们一起过来,我请他们一起去饭店吃饭。”“小舅妈就别让她来了吧?”提起杨雨,黄晓宝显然很生气,“我都不愿搭理这个人,上次去机场送你小舅舅,她看到我竟然脸上半点笑容也没有,真气死我了。”“听妈妈说了,你跟小舅妈不开心的事了,可大家毕竟还是一家人呀,外婆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了好不好?”徐贵生听着不由感慨外孙女的懂事和大度,他哪里知道曾翠庭的肚子里还有另外一本账,一本在悉尼就算好的账。

此时,蓝色妖姬站在母亲对面,母亲的眼神如射箭般,令人不寒而栗。蓝色妖姬开始后悔,不该当着母亲的面说要跟尹克明结婚的事情,应该在电话里先通一下气,也不至于像现在那样把母亲气得满脸发青,话也不说一句。母亲终于开口了:“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缺心眼的女儿,第一次吧,拼了命要嫁给一个上海穷鬼,连父母都不要了。结果怎么样呢?被人家甩了。原以为经过这场变故,你会学聪明点,知道男人都是靠不住的,只有钱是最靠得住的,尤其是你这种不能生孩子的女人,更要一心向钱看。可你倒好,居然要嫁给一个苏北穷鬼了。一个比一个差。难道天底下的男人都死绝了?还是你是个丑八怪嫁不出去了?你们生活习惯等等什么都不一样,怎么生活在一起?”

凌寒



最懂上海



新民晚报，日发行量103万份，家庭订阅80万份，占上海报纸发行总量50%

新民晚报



第一大报 上海符号